

頌

天

臚

筆

頌天臚筆卷之三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

崇禎元年六月廿七日丙辰

上召輔臣併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  
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宦總  
督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 特召科  
道黃承昊吳玉入 召侍讀學士張士範日  
講諸臣肅恭而入閣臣錢龍錫先行面恩禮

上傅諭召閣臣一一皆進楹內

上手一疏出示閣臣乃御史吳玉言錢糧弊竇  
疏也

上曰此疏何如

臣

李標對曰此疏極徹

臣

周道

登對曰所請諸弊在內者着各衙門詳悉開  
具在外者着撫按衙門照數裁革尋

命御史自讀至中篇

上問弊竇俱是實否

臣

玉對曰歷年弊竇俱實

有之讀畢取進

上復以原疏詳覽再問曰此疏皆實否臣玉對  
如前

上曰何不指名來臣玉對曰此弊竇非一人非  
一事相襲已久難以指名

上獎諭之曰如此疏具見忠誠大破情面臣遂  
謝恩而退

上乃命侍讀張士範讀所奏館額蒙恩再加疏  
至龍飛首科選庶吉士准加六名以示優異  
之旨

上語士範曰此旨從何而來臣士範對曰此疏

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

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因取疏出示閣臣

上怒曰誰洩朕旨閣臣標對曰此疏實士範所作當時東閣會議之稿有增六名致有此疏上曰誰教東閣會議又曰明綸未出何以知之

臣鴻訓徐奏曰東閣九卿科道會議實曾上

聞臣龍錫奏曰所傳之旨與所擬之旨不同臣

等所擬原無以示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作士範對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與知士範對曰疏  
入後始知之

上詰責士範至再臣鴻訓奏曰此新進士功名  
念急以爲此舉也

上乃命查寫旨人來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士範  
謝而退次出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之  
上側身聽之讀至京支雜項錢糧

上曰京支雜項何以如此臣承昊奏曰太倉庫

所列京運槩載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勅各衙門逐一稽查回奏以憑處分讀至

加餉 召戶部侍郎王家禎問曰承昊所奏

是否何以增額至此

臣家禎對曰以

皇祖出數少而入數多故太倉積至七百餘萬

乃內帑充積無筭後來看得財貨太輕每歲

邊臣請增額餉輕輕應之年復一年遂以成

例出數是以不與人數相合讀至案其變亂

鹽法

上問輔臣此一疏何以不票又問

祖制如何便變臣道登奏曰

祖宗朝開種鹽引各邊屯田便無年例年例不

足復有民運粟日貴軍日饑臣鴻訓奏曰臣

等正欲有言議復開屯種引之法乞將此疏

立作一案但中有一句未妥臣于此外朝見

之當與相商

上問何句臣鴻訓奏曰中言古錢稍異不用此

句未是今河南山陝皆用大錢若遽廢之于

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承昊亦奏曰臣一時  
臆見之悞誠如輔臣之言鴻訓因奏請

皇上勾去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復諭承昊以後上言合宜一切遵  
照

祖制更諭改票

臣

龍錫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

戶部覆因大工改爲戶七工三然戶部餉銀  
須精鏤工部商人對支或有品物成色人皆  
樂趨故工部上納者多而戶部絕少今大工

已完宜竟歸戶部着侍郎一人爲專管一年  
可多餉幾十萬

上曰事例不得已而開臣龍錫對曰臣等連日  
在閣計議正爲此事欲上一揭爲定

上允曰今後事例俱歸戶部臣家禎隨叩首謝

臣鴻訓奏曰內庫物積剩有餘如麻鐵顏料  
之類可以准折充軍餉

上猶未允臣承昊奏曰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

不修之故臣因疏詞不敢冗長故未暢所欲

言前禮部郎中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併  
臣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爲不修是何地方臣承吳對曰是

蘇松地方臣道登龍錫並奏曰臣道登即

蘇州人臣龍錫即松江人水是東南一件大

事但修理須要錢糧懋德本內說停止織造

一項錢糧已經助餉原設有開河銀兩

上問幾何臣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旨撫

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

曰臣等惟恐擾民故欲行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着公議來奏臣標奏曰這戶部侍

郎王家禎實心任事饒有心計乞與尚書畢

自嚴專任俾同心調劑財用不難足矣臣龍

錫又奏曰兵部事體要吏部接應如戶部叅

罰一次糧官吏部不相照應戶部如何行得

去

上曰此即是久任責成的話前已有旨了臣鴻

訓奏曰新到二臣皆老成臣在閣中辦事無

一毫支蔓俱是真品若非

皇上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四輔臣復跪

御案前懷疏密奏久之語秘密莫聞

上賜諸臣茶

上復御平臺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以示輔臣  
蓋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中引葛九思

王國興爲言

上曰邊情緊急危在旦夕朕兩次着旂衛緝探  
何得有假

祖宗立廠衛衙門豈屬虛設且國興口傳此有  
旨意九思內臣此乃旂衛何得相比臣標奏  
曰廠役不宜輕差

皇上此舉須當慎重又疏中言不賂之恐毀言  
之日至欲賂之愁物力之難勝撫臣之言亦  
自有見

上以疏授吏部尚書王永光讀之問此疏何如

臣

永光奏曰此疏誠屬輕率然其意自無他

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大同一帶地方果被  
搶殺只着按臣從實勘報旂尉可無遺又奏  
大同城外田野村落虜至不及收斂人口頭  
畜事誠有之幸城郭得完所全實多語至數  
千百言

上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請兵  
請帑不止

上又曰插酋殺戮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仗一喇嘛講款文武官何用且不令虜輕中國耶臣鴻訓奏曰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薰蒸久自透徹今且慢慢做去喇嘛講款誠不可以示後世然虜中酋信講款亦是一時權宜臣在晉奏曰自古漢唐極盛之時匈奴入犯皆相機權應變不全仗兵力與匈奴不能相敵

上曰中國非匈奴之對敵我

二祖何以掃蕩胡虜還是文武協心臣在晉奏

曰

二祖開天闢地彼時兵力甚強財用甚廣又有  
開國名臣是以所向無敵今承平日久不如  
往時宣大自效虜以來五十餘年不知兵革  
一旦虜至如何猝能整頓

上意弗懌臣鴻訓與諸臣復從容奏曰如有王  
者興必世而後仁論語中有是言願

皇上細細尋繹又奏曰如此纔是中興

世廟當時無一矢之遺何得謂之中興

皇上即位先有遼東淪陷焦心勞思宵衣旰食以圖恢復纔謂之中興又曰

皇上龍德正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因諭虜報已久邊備懈弛邊臣宜任其責臣鴻訓奏曰須看受事淺深在晉奏

曰自有遼釁來十載于斯九邊士馬調去援遼死者不歸歸者不就行伍行伍單弱所從來矣今各邊月餉缺至數月有缺至三十個

月者兵如何得足

上問三十個月缺餉是何鎮戶部侍郎王家楨  
奏曰是延綏

上曰缺餉至三十個月爾部所司何事臣家禎

對曰臣部匱乏前疏已明

上曰宣太兵士多少臣在晉對曰宣鎮共七萬  
九千九百有奇大同共七萬六千五百有奇  
山西共五萬三千五百有奇

上問屯田實在否臣在晉奏曰事務至此邊臣

即不顧 朝廷封疆亦當自保性命理無虛  
冒

上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  
就勝不得他 臣鴻訓奏曰大哉王言 臣標奏  
曰先有戰守之具然後漸以議款 臣龍錫奏  
曰先要嚴防禦然後講款方可

上然之又手承天守備太監魏相一疏示閣臣  
曰前有嚴旨二次何故不遵好生可惡着改  
票又曰事雖小不遵旨大

上召戶部王家禎諭之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閣  
臣薦舉家禎叩頭謝恩奏曰臣仰見

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有所言

上出御案而聽之家禎奏曰今日國家重文輕  
武指揮千百戶不及一秀才邊備之廢此示  
弊也遼事之起九邊士馬盡于援遼延至今  
日不但無兵并無馬無盔甲無器械

上問便可整飭否家禎對曰天下無不可爲之  
事如何整飭不得從此步步着實做去自有

成効因薦兵部尚書王在晉曉暢邊事且悉諸邊戍之苦又曰自有遼事以來每年加派六百萬今十年矣豈不是六千萬

皇上試思六千萬從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以此思之苦不可言是可知矣

上曰加派不行於時不得不加已派不得又加上又諭今邊疆失事只叅總兵等官難道有功不陞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隨諭言官奏疏每日六七十本皆悠悠不是起廢就是保

朕躬殊爲可厭臣鴻訓奏曰薦舉着實要申  
飭臣在晉奏曰科道官奏疏臣見其煩然可  
採的望

聖度優容

上召吏部尚書王永光諭曰卿清貞正大海內  
所知一切會推當十分選用真才如撫按尤  
爲緊要爲民父母用得其人則天下安王永光  
叩首謝恩奏曰近來薦舉未濫臣王永光  
上曰都是徇私永光奏曰臣嚴責未見欽遵再

乞

天語申飭更有一事近來以考察論劾去的都  
奏請起官本部查出二員望 嚴旨處分  
上曰明奏來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  
為情面臣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臣

鴻訓奏曰謂是沒有執持依徇人情的意思  
上曰人生天地間以何為本臣鴻訓對曰人之  
生也直直則不徇情面矣

上召五府科道官諭曰前者郁成治欺朕冲主  
隱語相欺姑示薄罰以後如有效尤當以

祖宗成法治之乃 召刑部侍郎丁啓濟問曰

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

臣

啓濟奏曰李永貞一案係奉

旨會九卿科道中府會問據實回奏

上再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

臣

啓濟言李實

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王永光永光對

曰李實初亦未承及用刑然後承認

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被魏忠賢追取  
印信空本係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臣  
啓濟對曰威福出自

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  
不問他決不待時臣啓濟對曰虎彪除崔呈  
秀許顯純外並未解到

上曰未到何人啓濟一一指名奏聞

上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隨諭刑部以後有疑惑不妥的不許定罪啓濟叩頭謝恩

上諭吏部等曰卿等實心實事無徒紙上虛文以慰朕圖治之意

上諭閣臣曰卿等同心竭力擔當朕爲卿等主持無負朕倚毗至意

上起還宮時膜色在觚稜矣

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  
起居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  
官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 特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侍讀學士張士範內  
閣中書二員日將晡諸臣肅恭而入  
上召閣臣閣臣皆進楹內時見

天顏和霽

聖音清亮

上手一疏從容詳覽乃吏部尚書王永光條陳  
銓政八款以示閣臣遞閱閣臣李標對曰此  
疏極悉弊竇尋 召永光褒諭

上曰邇來官方貪冒已極這所條陳深于銓政  
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着實舉行無  
徒紙上空言永光叩頭謝而退

上復手原疏把翫次出韓一良勸廉愆貪疏覆  
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讀畢

上復命再讀後一段又 命閣臣閱一良疏 臣

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  
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真不成世界所以宜  
有此疏

上顧西邊云卿奏臣道登起奏曰此弊相沿甚

久臣龍錫奏曰此積弊實不能盡無臣鴻訓

復奏曰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交際謂何臣鴻訓奏曰交際如親戚朋友

饋送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  
可以數計臣龍錫奏曰此等納賄的自然該

重處

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  
格擢用閣臣言事在吏部

上召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 旨次永光又

奏曰貪黷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恨  
之近自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之大僚會推  
司道府郡邑之陞遷與司官矢公矢慎必期  
無負

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受事僅二十餘日科

臣露章必有所指不知是臣未受事前抑既受事後雖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夤緣者時有乞

皇上命科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之戒

上復召一良曰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着據實具奏一良對曰臣未敢深言

上曰如何未敢深言一良曰如今且未敢言待插會奴會平後具奏

上又令指名奏來一良曰此二語蓋指事例言

也若納賄等事

臣

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

上詰責曰難道一個不知遽有此疏

臣

標具奏

曰宜令指名一良復對如前

臣

龍錫奏曰一

良疏中原有納賄之尤者

皇上之威如雷霆但是罪過發露明白必不可放過他

上正色曰限爾五日指名奏來

上端坐良久手于匣中出一疏示閣臣曰此李

實舊叅周起元等七臣原疏卿等可詳觀之  
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閣臣等詳閱良久  
奏曰果是墨在硃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 命傳九卿科道遞閱  
皆應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上命賜諸臣茶復 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  
盒餅菓頒賜諸臣畢少頃復 召閣臣吏部  
又召韓一良詰奏尋與閣臣密語移時二記  
注言以內臣云未奉

上傳示不敢入來屬筆但臣等遙望

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

上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賜  
餅菓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

命亦未經宣召承旨臣不敢具載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癸酉

上召對記注日講官丁進李明睿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吏  
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錦衣衛堂上  
官來 平臺召對又 召四川道高欽舜雲  
南道毛羽健內閣中書二員日踰午

上御平臺諸臣行禮序立特宣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酋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  
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畧具實

奏聞

臣

崇煥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不難

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

臣

于萬里之外

臣

六年前蚤

已期定備

皇上假

臣

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

以報

皇上

上曰五年滅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

福四輔臣俱奏云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  
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臣鴻訓又奏曰臣于

私寓叩其作用威畧寬嚴真堪副

皇上閫外之寄臣

崇煥奏曰臣

在外調度所有

奏聞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力主持崇  
煥謝而退

上又出御史毛羽捷所奏請蘇驛遞一疏令其  
朗誦畢

上示閣臣曰朕覽此奏驛遞因疲已極小民敲

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  
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其假勘合  
白牌馬票奉 旨俱行禁止閣臣領 旨出  
上命閣臣而下俱賜茶菓瓜餅諸臣叩頭謝恩  
暫退時

上親評章奏 御筆淋漓目無停瞬手不停批  
尋又 召閣臣記注官入 臣 標等即捧所票  
毛羽健疏呈覽

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

語屬含糊復命改票

上又謂閣臣曰卿等凡遇本章須要逐款票擬

勿得遺漏

臣

標道登龍錫奏曰科道官條陳

多款有語言平常無當實用者

臣

等恐煩

皇上省覽故不敢瀆擬以涸

聖聰

臣

鴻訓又奏曰爲政不在多言議論愈多

成功愈少豈得一槩票擬

上曰卿等旣肯一力擔當何憂不治

上又念邊餉匱乏躊躇于事例宜歸併戶部次

又覽工部張維樞執爭疏謂軍器急需不可  
遲悞准戶七工三之說行之一年着仍歸戶  
部 諭閣臣訖

上又覽戶部覆南京戶部疏總督倉場與巡倉  
御史各請勅一道 諭閣臣曰勅不是輕易  
的

祖宗累朝何故不與臣鴻訓奏目與之是即今  
事例戶七工三商人便于兌支競趨工部亦  
該與勅一道令兩部司官公同收筭

上然之次又 召崇煥臣崇煥奏曰東夷四十

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臣所賴

者

皇上聖明雨露無不栽培雷霆無不挫折臣居

平打筭又約五年但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

首先錢糧蓋自爲遼而有加派之新餉臣昨

與戶臣王家禎對面打筭查每歲新餉入數

與出數已缺一百二十萬臣能于臣督屬中

裁省六十萬部臣自措六十萬則不憂不足  
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臣將新抵舊令臣不  
克于用

上召戶部

臣

家禎奏曰新舊餉原分兩庫近因

北直州縣糴買遼米遼豆動支舊餉宜扣新  
餉抵還非那借也邇者鹽課已將解到臣部

當儘數解邊且關內外有新餉而無舊餉宜

大有舊無新薊密永津新舊兼有

臣

部以新

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各鎮新舊欸項絲毫不

差臣崇煥又奏曰東奴爲謀已久其器械鋒利馬匹時習非容易可破之虜况工部解來器械極是要緊勿得苟且塞責

上召工部尚書張維樞諭曰盛甲弓箭鎗刀火器等項皆禦虜長技爾部製造俱要堅鋼精利鑄定監工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挨查究治崇煥奏曰臣舊年請工部器械俱盡刻監督主事匠役等名正如

皇上之肯倘造不如法指名叅處臣維樞又奏

曰九邊軍器臣部額派錢糧甚少自遼左發  
難另多急需其事例宜與遼陽相終始

上詰責曰爾前如何不奏且事例亦不得已而  
用者也又問閣臣前止言糧草不足軍器  
未備昨該部說事例須開一年何又說與遼  
終始臣鴻訓奏曰軍器備辦一年便可常用  
自今年九月始至來年八月止遼事稍有頭  
緒再作區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憫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內加派何時得止

臣

崇煥奏曰軍中加一錢糧未必見德倘減

一錢糧便生怨望但當此三空四盡

臣

敢不

節嗇只于到任後必多方設法如額餉再可  
減省得以助工部抵造軍器之資并馬匹賞  
賚間諜俱取足于此雖兵家勝筭難料以

臣

計毫釐不差至五年之後餉日以減伍日以  
實地日以開夷滅而全遼恢復只留額餉一  
百五十餘萬餘可蠲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

則軍民俱受

皇上之賜不淺矣然而五年中事變不一又要  
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用與臣  
所不當用之人勿要選用

上乃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面  
諭俱承旨起臣崇煥又奏曰

聖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無有不應臣手者但  
以臣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  
出君門便成萬里忌功妬能夫豈無人即稟

然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籠臣之方畧

上曰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可聽也臣崇煥再奏曰

皇上既爲臣主浮議矣又勅吏兵二部爲臣用人戶工二部爲臣轉餉造器臣若不滅除東夷收復故土何顏面見

皇上至臣學力踈淺伏望

皇上再爲指示教訓

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曰卿條對方畧井井不必謙遜閣臣俱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爲縣官不要一錢天生此臣以爲社稷佐皇上中興伏乞

皇上假以事權與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滿桂迄尚方劍俱望

皇上撤回以示事權

上然其言傳示該部知道又諭崇煥早平夷

酋以紆四海蒼生之困

臣

崇煥再奏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

臣

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

皇上早結此局

臣

之作用做漢之趙充國無異

勿頰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恤士

卒與文武同心何難滅虜

臣

崇煥奏曰謹遵

明旨銘之肺腑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必須平夷遂叩頭起

上又問高欽舜所奏軍器令各邊開爐製造可  
行否閣臣皆奏曰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臣標奏曰各邊爲禦虜計定是  
好的

上曰此非

祖制尋又出兵部尚書王在晉所叅關內道張  
春疏詞

上曰此疏實否臣在晉奏曰俱實

上即命內閣票來復賜茶張燈出科臣許譽卿  
疏令讀至黔南後先事李樸楊述中因而漏  
網語以問閣臣奏曰此事已久臣等原在田  
間知之未真臣譽卿又執奏曰李樸干安會  
襲癘時曾有金盆之索是以起釁

上又問大小諸臣內御史毛羽捷出班奏曰臣  
前在蜀中所見最真當貴陽圍困之時米僅  
升合而李樸死守封疆還是有功

上曰據許譽卿奏李榘起釁有罪據毛羽健奏  
李榘守城有功着九卿科道會議來說

上起立諭閣臣曰卿等傳與大小各衙門凡召  
對事績俱要着實遵行無徒事爲徃昔之空  
言有不遵行者重治不宥科道官不時指名  
叅奏

上還宮復顧諸臣曰須着實行不然即召對  
爲故套諸臣叩頭承

旨時漏已下三鼓矣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乙酉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  
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  
表衛堂上官內閣中書二員來 平臺召對  
又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  
子璠日向午

上御平臺諸臣各行禮序立閣臣李標劉鴻訓

率記注官 臣 丁進 臣 李明睿奉

旨記注昨止二員今新進二員來奉 召不敢

入

上宣臣金秉乾臣傅冠叩頭畢

上手出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一疏示閣臣

標臣鴻訓奏此疏核兵請餉俱有次第隨

命子璠宣讀至邊臣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郎王家禎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廢

所以日見餉多

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

臣鴻訓奏

曰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

皇上留意封疆如

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璠  
精于屯政前之不預巡方時爲屯差御史其  
法實實可行

上曰兵還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

臣

在晉奏曰

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即爲兵軍政今廢

多有募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臣鴻訓  
奏曰畢竟屯自有兵軍不是兵臣標奏曰今  
軍與兵果分爲兩事了

上又命子璠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  
弗克

上側耳躊躇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即  
勅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  
又出科臣韓一良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  
疏大破情面朕特命抄寫一通卿等并未一

疏當再加詳看具奏

上復親灑宸翰看詳別疏 御墨淋漓少頃閣

臣捧原疏入奏云一良所指周應秋閻鳴泰等俱又有物議

上曰周應秋閻鳴泰自有公論何用他叅臣鴻訓奏曰一良疏所叅者俱應重處

上曰韓一良前所指非此如何改了卿等奏來臣鴻訓奏曰此須宣一良來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良至出奉旨指名疏令宣讀至閣臣票

擬乎

皇上獨斷乎

上乃詰責一良曰票擬雖閣臣事主意是朕獨斷有不合者令其改票如何說朕乎閣臣乎又命讀讀至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知其人而不知其名等語

上曰爾既明知有人何不實奏一良奏曰臣所指人多原為國家起見乞

皇上將

臣

前疏下吏部查核自見明白還不止

此數人

上又將一良前疏徘徊展視 御音朗讀疏中

科道官人多爲抹殺有解曰只要他人淨不

管自己污

臣

惡此各素不愛錢而錢至矣據

臣兩月內辭却書帕計五百有餘金以

臣絕

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餘可知矣

上讀至此擊節感歎聲厲臣鄰問一良曰此五

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奏曰

臣

有交際簿在但

所餽不止一人閣臣又奏曰

臣

等在閣看詳

公元月年 卷三 三  
章奏其納賄之人還有未經指摘者還 勅

一良再奏

上曰怎麼與前不同一良奏曰臣原記不真

上曰你記不真如何上本一良奏曰臣原說風

聞

上曰如何只據風聞就來上本一良奏曰言官

原許風聞言事

上怒曰你以風聞塞責麼又 命讀至張翼明

一段詰之曰張翼明已下部聽勘何待爾叅

一良奏曰勘者是軍情不係納賄又命讀  
至所叅褚泰初之事款內有歌謠等語

上微哂以問閣臣此人指摘何如臣標鴻訓奏  
曰二臣俱未識面但聞道路之口多云此人  
有些放肆一良所奏不差

上援筆書改字于票擬上付閣臣乃命賜諸  
臣茶菓暫退有間復召閣臣記註官閣臣  
來以一良疏未及票回奏

上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知有

人今以周應秋等抵塞又牽扯坊官受許多金寶坊官得此御史欽差所得又當何如速改票來閣臣奏曰臣等不知

聖意乞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擬票

上曰他本上卿等豈有看不出閣臣請近御前密奏語秘不聞良久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他無實効如何加與他臣鴻訓奏曰臣不爲

皇上惜此一官但爲

皇上寶此一言

上曰安知他爲公爲私豈可輕與閣臣又奏曰  
臣等平生迂腐爲

皇上惜此一言

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數何  
敢來奏聞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  
御史

上怒付令速改票閣臣承旨而退次召一

良大怒面叱責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  
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念爾言官姑  
饒這遭以後科道論人俱要的據方許具奏  
不得諉之風聞尋出渠家禎辯疏示閣臣曰  
卿等以爲何如臣標奏曰渠家禎瀆奏都是  
遮飾大同失事極真彼鄉人盡能言之臣鴻  
訓復奏曰彼擁兵坐視狂虜猖獗搶掠男婦  
牛羊自是家禎之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一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會

十餘萬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臣鴻訓  
奏曰此事與閩中一樣武臣在外提兵文臣  
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  
相操練平時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  
十萬之插首卿等試評如何抵對得臣標奏  
曰督撫亦不能無罪臣鴻訓復奏曰

皇上責備文臣是絕好機括但此邊事急不得  
的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不敢爲不

忠之言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一二十年已無政事矣財用何繇得足  
上曰而今如何閣臣奏曰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臣鴻

訓奏曰

臣

性本直率豈敢面諛

皇上就是袁崇煥未到

臣

等與兵部時時酌議

須要件件接濟他况

臣

平生讀幾句書只願

皇上爲堯舜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爲

皇上惜此一言願

皇上留神細思

上命諸臣退 召閣臣標鴻訓密商機務許久

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往

德陵未回不與焉諸臣鵠立階下少頃率諸臣  
叩頭而退時初漏下矣

崇禎元年九月十四日辛未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二  
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總協錦衣衛等堂上  
官來平臺召對又 特召督師王象乾日將  
午

上御平臺諸臣進見叩頭畢

上召輔臣入檻內又 召象乾象乾趨伏檻外  
上命入旣入又 命前象乾前去 御案咫尺

此先 召對自輔臣外未有 召及檻內者

蓋異數也

上諭象乾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  
知督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面陳來  
臣象乾對曰臣年踰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  
有方略具在疏中

上因問之象乾因言插漢大酋虎墩兔憨與順  
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元小王子之  
後也卜哈二酋皆是插酋部落其先世歲歲  
與插酋納貢自黃台吉與插漢構兵屢敗插

漢貢事遂絕隆慶庚午俺答叩關

穆宗皇帝封爲順義王開市撫賞插漢部落來  
張家口及水星營賣馬買貨屢被卜哈部夷  
劫掠多欲報復不意去歲果來卜酋兵敗竄  
走哈鎮一營俱被擄去白台吉僅以身免東  
投奴酋其弟跌各兔等皆不願白酋愧恨以  
死哈喇一營無人統領部夷所餘無幾

上曰方略如何臣象軋對曰朵顏夷三十六家  
今日亦當連絡與哈慎可得三萬安插薊鎮

沿邊駐牧爲我藩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塞  
外諸夷惟永郡部最强約三十餘萬永郡若  
與卜酋合兵似亦可敵挿酋

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臣象軋對曰從容  
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虜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輔臣劉  
鴻訓奏曰聞虎酋知王象軋至退去六百餘  
里

上問退去何處臣象軋奏曰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曰倘款事不就如何臣象乾對曰條奏夷情緩急又有後先百餘言事關機密不具抄

上喜曰這纔是臣象乾又奏曰臣統夷插酋二十一年矣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犯薊門

皇祖起用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通官往諭十萬之師還解天啓元年奴酋攻陷遼陽

熹宗皇帝召臣還部臣疏計出鎮行邊總督薊

遼諸軍正月二十二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  
潰兵難民紛集于闕下二十九日桃林口  
據罕孛羅勢卒鐵騎二萬餘欲攻冷口槍永  
薊鎮遣游擊閔守信通官王濟胡持臣論帖  
往諭罕酋不覺淚下明日卽傳居夷來暈等  
道帳一千頂護守關門遠出哨探此山海東  
門始開東達寧遠臣又思山海關南海北山  
路通一線遠者不過二十里近者七八里奴  
兵雖衆能合而不能張用砲打去其不中者

惟是山後諸夷奴酋賄而得之皆坦途也自  
山海至喜峰奴無不可入我無處不可防勢  
斯難矣臣前遣通官王濟胡等收抽扣兒小  
書拱兔三酋皆大部約三十餘萬衆爲我東  
鄙藩籬臣出鎮山海者三年略無風艸之驚  
皆調夷之力者也

上和顏傾聽久之乃諭象乾曰卿此去還與  
袁崇煥同心共力因命起已又命象乾  
至再陳所見臣象乾又奏曰欲修戰備先養

士卒養士卒先足糧餉今據張曉揭開三鎮  
軍士宣府缺餉五箇月大同缺七箇月山海  
十八箇月枵腹之士何能荷戈

上曰糧餉須要應手因 召戶部人

上問曰餉如何不足戶部尚書畢自嚴對曰臣  
部錢糧匱乏從來所入不足供所出各邊年  
例者每年少者止發三分之一多者止發三  
分之二宣府京運原額年例銀二十九萬九  
千一百餘兩天啓五年止發八千兩七年止

發十一萬今年發過二十萬六千九百餘兩  
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大同京運原額年  
例四十五萬六百三十餘兩天啓六年止發  
一萬一千一百餘兩七年止發一十三萬  
千兩今年發過三十二萬五千四百餘兩止  
欠一十三萬五千一百餘兩

上曰據奏往年京運止發三分之一今發三分  
之二月糧不少如何不敷臣象乾對曰臣未  
到地方不知詳細據督臣揭報月餉有缺至

五月六月者故此請餉臣自嚴奏曰宣大二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運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銀六十七萬一千七百餘兩其餘屯糧鹽課在外目今月餉不敷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拖欠臣自嚴奏曰民運錢糧原係各邊督撫着行查催叅未舉以致拖欠臣昨初任具有舊餉告匱一疏首請督臣查叅民運錢糧蓋以各邊民運就近徵解原係

祖制額設 上供京運錢糧尤是後加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臣自嚴  
對曰宣大民運州縣隔遠銀數零星多在山  
西北直山東河南之間年來督撫因循未經  
查叅此後臣部惟當責成督撫盡法查叅以  
克舊餉輔臣李標奏曰兩鎮民運拖欠數多  
須着嚴催解納輔臣錢龍錫奏曰各邊向來  
民運不足以京運補之今若全靠京運邊餉  
何繇得克須將民運完欠支放數目清查與

京運合并銷算然後邊餉有緒

上然之輔臣劉鴻訓奏曰民運錢糧當令季報  
戶部方知完欠之數

上曰還該季報爲是臣象乾又奏曰臣所請月

餉錢糧每鎮三十萬雖不敢望盡發亦祈  
皇上批准以鼓軍士歡心

上曰旣已批准豈容不發因顧問輔臣云何臣

鴻訓奏曰此事外面已作商量宜委曲措處

臣自嚴奏曰宣大二鎮年例除發過外尚欠

二十餘萬目下臣部極力湊處銀十萬兩齎發王象乾出京其餘容臣陸續催至再發以完今歲原額從來臣部無全發者今因邊疆多事不敢拘常例且宣大撫夷銀兩卽在年例之內前宣撫李養冲有疏曰夷人撫賞馬價俱取給于年例今事已急臣不敢不竭力湊發此外舊欠臣部從無找補之例勢必不能

上然之 命起象乾又請發銀五萬兩以供撫

賞之用如不足再請如有餘奏繳

上問戶部如何臣自嚴對曰此項錢糧臣部原

無額設督臣上疏取給戶兵二部兵部該銀

二萬五千兩臣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上因召兵部入諭曰督臣所請撫賞銀五萬

兩戶兵二部可速解臣在晉奏曰臣部原不

管錢糧并無額編銀兩前銀無可撫拾臣自

嚴奏曰兵部有太僕寺馬價臣在晉奏曰

祖宗朝設立太僕寺等原係養馬並非徵價止

因先年馬匹蕃庶民有俵馬之累便于折銀  
乃量徵馬價額止四十三萬今透用百餘萬  
以致厠庫空虛

上問曰此時如何空虛臣自嚴對曰今歲因

皇上登極所發 皇賞數多以致不敷臣在晉

奏曰馬價留備買馬非備撫賞因無額編借

用馬價然臣在邊欵虜令朵顏三十六家虎

墩八大營共費銀七萬兩今濫觴至三四十

萬矣內戶部認二萬臣部二十一萬太僕寺

公三用金 卷三  
一年之額過半矣各省又有年例該寺何能  
爲之

上曰卿在邊撫虜所費止七萬兩今緣何濫觴  
至此臣在晉奏曰七萬兩爲一賞一年有兩  
季數當倍此昔年有報疏可查又言今欲起  
解實是無銀

上以問輔臣

臣

標對曰還着兩部酌議

臣鴻訓

對曰當通融措處

臣

道登奏曰前兵部應發

犒賞銀五萬兩今尚未完不若通融那借

臣

自嚴奏曰非敢分爾我但臣部錢糧萬分匱乏且此項從無額設恐一時通融後以爲例上曰且着戶部措發卽補後不爲例二臣承旨退

上命賜茶諸臣叩頭出

上隨御煖閣少坐復御平臺召吏部尚書王永光暨王在晉入諭曰邊疆多事之秋進賢退不肖正賴老成不必以人言求去宜安心供職毋負朕意又召王象乾曰卿年雖

六十一  
踰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嘉悅卿撫插酋于西  
袁崇煥禦奴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  
召畢自嚴 諭曰今後民運錢糧着按季報  
部卿據實奏來三臣皆承 旨同諸臣出行  
禮畢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十月初二日巳丑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  
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協錦衣  
衛堂上官速來 文華殿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 召諸臣入東  
西鵠立

上閱袁崇煥請餉一疏 命翰林院官宣讀  
李建泰入

上召輔臣并六部等官至 御前諭曰崇煥前

去安插錦州軍變可弭今又云兵欲鼓譟求  
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輔臣李  
標奏曰頃臣奏過寧遠軍士缺餉袁崇煥所  
請實見危迫乞允發

上曰內帑空匱戶部有解來新餉如何不行奏  
發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新餉歲入不滿四  
百萬內仍掛欠每月所入僅三十萬上下一  
旦驟補百萬之欠委實不能前已發過七十  
三萬日月如流前月未完後月復至今遼途

間遠運去尚有八萬可足七月之數只欠八  
九兩月而十月又繼之所以三月如故拖欠  
如故

上問關內月餉幾何臣自嚴奏曰關內八萬關  
外十四萬五千共二十二萬五千此崇煥題  
定之數

上又問兵部關內外兵數幾何兵部尚書王在  
晉奏曰關內四萬關外八萬共十二萬

上曰崇煥前言汰兵減餉如何餉金還用若干

在晉奏曰減汰之說以來歲爲始今歲尚仍舊額

上曰刑部亦有贓銀刑部尚書喬允升奏曰臣部有張凌雲贓銀四萬其餘零星有四萬共計八萬侍郎丁啓濟奏曰本部贓銀實止五萬餘盡虛懸不敢槩作實數以悞大事

上又問戶部事例如何臣自嚴奏曰事例除工部分去外只得銀二萬已借太僕寺作關內犒賞

上曰事例爲邊餉計今邊事無補陵工尚缺朕  
開此事例何用且該部見銀幾多臣自嚴奏  
曰庫內見存一萬一千兩

上曰如何只有此數臣自嚴奏曰隨到隨發故  
止有此今廣東解銀六萬將至又七庫銀尚  
有二萬六千兩一併湊發十萬之數關門內  
外一月該銀二十四萬五千兩便該四十九  
萬仍望發帑銀四十餘萬臣部外解將至者  
約有四十餘萬又臣前以關寧積欠數多請

山東島餉三十萬內扣除津門運價五萬實該進部二十五萬皆可用以補還

上曰朕在宮中極力節省內費尚且不足今金花銀兩尚未解到那得有此許多輔臣劉鴻訓奏曰臣等共議或得三十萬亦可

上曰內帑委實空虛三十萬言何容易輔臣周道登奏曰飢軍思變目今戶部匱乏須望皇上慨發以救危疆

上曰崇煥疏內云臣已發鼓鑄本犒賞未知能

弭目前之變否查兩項共有二十萬許既已發去矣如何不能弭變臣自嚴奏曰臣部發去五萬原係關門豆價崇煥有疏此銀尚無實在不知今補還否此外仍有馬價六萬已有買馬領去者且道臣郭廣前因兵變權發紙票今求抵還此數恐仍致拖延

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卽變今已初二卽此時發去已遲何救于鼓譟輔臣錢龍錫奏曰皇上此時允發飢軍聞之必先色喜尚未爲遲

臣在晉奏曰臣昔爲督師軍士如家人父子然不料今日乃至于此

上曰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懷其德那得有鼓譟之事臣鴻訓奏曰崇煥到不幾日又值兵變甫定若撫馭久之當與他人不同

上曰戶部新舊庫銀既有十萬在途未到八萬田爾耕贓銀五萬刑部贓銀五萬仍有鼓鑄本一萬犒賞十萬還有鋪墊馬價在外總算

儘自不少犒賞臣鴻訓奏曰田爾耕贓銀尚未解到

上取出揭帖一本查閱良久曰傳應星贓銀已給發其田爾耕贓銀自七月內着令解京如何今尚未至臣自嚴奏曰此銀近因臣部題請給發運價

皇上不允已經行文詹餉部院解進今尚未到各項銀又未湊集惟是

皇上慨發帑金

公元曆金 卷三  
上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  
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處朕豈吝此諸  
臣皆奏崇煥原是忠肝義膽之人且挾妻子  
在邊清節素著定不肯冒破妄用負

陛下德意

上又曰崇煥初至寧遠與軍士仍何仇何恨便  
寫無頭帖子要殺他臣標等皆奏曰崇煥先  
機救變必不敢爲無據之詞欺誑于

皇上還望垂念速速接濟

上又曰內幣委實不足有人盜去殆盡卿等那得盡知今若爲邊疆那用朕豈有愛但內用甚多且內臣并武臣俸給取辦于此所以此項今該本部還補臣自嚴奏曰

陛下爲社稷計旦夕弭變發此帑金臣部敢不仰體

聖意外解到來一一上償禮部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急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寧遠鼓譟不曾處治流水發餉與

他今又欲鼓譟欲發帑銀各邊倘效尤將何所底止

上曰卿以爲何如臣延儒又奏曰臣非敢阻

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呼吸急則治其標固當論宜與之然非長策今後還望

皇上下廷臣從長計議籌一經久之策

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

上又曰爾等凡事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

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見解來卽  
如贓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  
回奏如此拖欠稽延錢糧何時得足禮部尚  
書何如寵奏曰今錢糧取足外解然民運拖  
欠者十之一二解官稽遲者十之四五還望  
皇上嚴諭各撫按依限催解信賞必罰以天下  
財供天下用不患不足

上又召科道等官至 御前

上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尔等爲耳目司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事  
六十一  
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  
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朕降諭切  
責有反坐之二字以求實言今又另一諭爾  
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

上又曰爾等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  
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爲  
空文又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臣延儒又奏  
曰國家事體廢弛已久

皇上聖明豈能一旦整頓邇來卽如遼東一事

節省昔時紛紛日議增兵遂日求加餉至今  
極難支持臣龍錫奏曰今有插茵之變若依  
遼東故事又將紛紛招募所以臣等不肯主  
此議

上曰凡臣下章奏朕每朝上夕下原只求做些  
實事若朕既批答諸臣各有司存住果亦將  
朕旨意朝發夕行天下何愁不治但只是因  
循廢閣緩急行止間絕不相應天下何由而  
理輔臣皆奏曰

聖上朝乾夕惕千古絕少從此漸有頭緒但願  
求治勿太速

上曰朕卽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尚有嘉  
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爲朕告乃  
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諸臣皆叩頭謝罪  
曰臣等待罪 闕下不能奉行 德音使糧  
餉克足封疆戢寧悉臣等之罪

上曰諸臣各有職掌今後朕有旨意不卽遵行  
不將實心做事仍前怠玩者朕當以

祖宗之法從事決不輕貸時

天威震迅惡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回奏曰  
敢不導 旨

上又曰適卿等所請帑銀朕當酌發須還後不  
爲例諸臣承 旨鵠立

上命暫退賜茶諸臣皆行禮出

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卷之三 後